

半天云彩，能否承载留守儿童
对远方父母的满心思念？

温燕霞 著

WEN YAN XIA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半天云

BAN
TIAN
Y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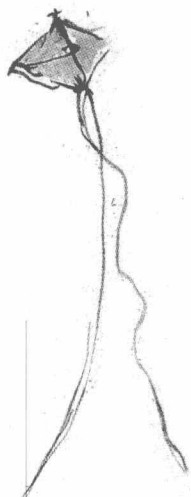


温燕霞 著
WEN YAN XIA

半天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半天云 / 温燕霞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500-0258-6

I. ①半… II. ①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6858号

半天云

温燕霞 著

责任编辑	姚雪雪 毛军英
美术编辑	赵 霞 张诗思
封面题写	毛国典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24.5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3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258-6
定 价	33.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1-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4736 邮编 3300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大年夜	1
梦圆和梦美姐妹俩	11
离村风波	18
苦娃的家	23
小牛哥和阿媚姐	26
我们没有爸爸妈妈	32
苦娃的烦恼	37
梨花墟	47
他们的担心	57
这帮捣蛋鬼	64
苗竹窝与红豆杉	69
虎军要跳楼	75
南瓜想去看爸爸	80
南瓜和小满	83
多多的奇遇	90
疯爷爷	95
虎军的创举	101

目 录

苦娃的半夜行动	106
这个星期天	109
兄妹俩	116
唐春晓老师	122
打架了	134
托管中心的事儿	140
终于开张啦	145
无 奈	152
小满给妈妈的信	155
梦圆给自己挖好了墓坑	174
等死的十五婆	186
细鬼们的把戏	190
爸爸的夜半来电	196
虎军向飞哥借了一万块钱	204
深圳的惊险一幕	207
苦娃的寻亲行动	219
小牛和阿媚	225

目录

C O N T E N T S

小满和梦圆发现了坏蛋	232
狗东西，你敢搞破坏！	237
虎军这个家伙！	241
认 错	252
十五婆的觉悟	254
妈妈的新男友	259
阿松叔的回答	268
梦圆和四个想跳塔的妹子	273
南瓜的爸爸越狱了	283
憨南瓜计捉逃犯	289
坟前的质问与誓言	296
贝贝妈妈的邀请和小伙伴的生死架	302
看，多多在掏人钱包	306
请你嫁给我爸爸吧！	309
寻找当了“三只手”的多多	314
阴阿姨、吴叔叔、疯爷爷和钓妈妈的小男孩	321
寻找失踪的虎军	333

目 录

脱离险境	341
焦 灼	346
小伙伴们发现绑匪了	350
大炮的刀插进了小牛的左胸	354
好哥哥小牛和孩子们的这个暑假	358
苦娃的亲爸、亲妈	368
苦娃的邮件	373
虎军等人回复苦娃的邮件	377

大年夜

爸，我想跟你们到深圳去读书。

这句话在虎军舌尖上打了几年滚，此时终于破唇而出，和他充满期盼的目光绞在一起，牢牢地粘在了虎军的爸爸王有财脸上。

身材高大、穿着一身簇新西装却仍旧透着乡气的王有财正在接电话。他的手机音量很大，里头一个女声嗲嗲地催他快点回深圳，她说的什么话虎军和坐在旁边的爷爷金斗爷、奶奶听得一清二楚。虎军知道讲电话的女人就是村里人口中说的那个“婊姐”——爸爸的姘头杨水仙。这是他们全家的心头之患。平常只要一说到她的名字，家里人就像见了鬼似的变脸作色，这会儿也不例外。金斗爷本来已经端起了酒杯，要敬儿子一杯酒的，可一听王有财和那女人说话的口吻，立即“啪”地放下杯子，起身就要离席。奶奶平日老眼昏花，这时却眼明手快，一把抓住金斗爷的衣角，不让他走。金斗爷挣了两下，终于还是心疼衣服，老大不情愿地坐下了。他气呼呼地盯着王有财，王有财正和电话那端的杨水仙打情骂俏，没理会他，金斗爷一仰脖喝了满满一杯酒。奶奶叹口气，讨好地向儿子赔了个笑脸，轻声地提醒着：

有财啊，虎军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

王有财显然听见了，因为他立马凶狠地瞪了奶奶一眼，接着继续嬉笑着和杨水仙调情。虎军很迷惑，他觉得爸爸的脸像镇上五伯制作的傩面具，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面前变换出不同的表情。比如他对那个杨水仙永远是笑脸，在爷爷奶奶面前则是一副霸

道的样子，和虎军相处时他脸上偶尔会浮出浅浅的笑，可看上去很陌生。最让虎军不解和气愤的是他对妈妈秀芬的态度，只要看见妈妈，他的脸立马变得像石头一样僵硬。

好了，你不要生气了，我明天就回去，一定嘛。

王有财总算哄完了那个女人，这时秀芬已经在桌上摆好半天云村人大年夜必吃的长命富贵菜，侧身小心地坐在虎军身旁。许是生气的缘故，她的脸此刻白里透着青，原本秀丽的五官显出了几分凄楚。因为是大年夜，金斗爷特地换了个大灯泡，屋内明晃晃的。虎军在这雪亮的灯光中看见妈妈的眼角沁出颗巨大的泪珠，他还没来得及心痛，妈妈就赶紧用手擦干了。

爸，妈，有财，虎军，吃饭吧。

秀芬的声音甜润、亲切，本来是很好听的，可由于里头总透着股讨好的生怯，它飘入虎军耳中时就像一根钩子，把他心中对父亲的不满全给钩了出来。

爸，我问你呢，我想和你们一起去深圳！

虎军平日很怵爸爸，这时不知哪来的勇气，上前一把抢下爸爸的电话，大声地喊起来。

虎军！

奶奶和秀芬同时责备地喊着他的名字，金斗爷刚才闷头喝了几杯寡酒，苍老的脸上闪着微红，他再次重重地把酒杯拍到桌上，粗声大气地对儿子说：

有财，你得把话跟虎军说明白！

王有财劈手夺过电话，然后虎着脸白了金斗爷一眼，显见的不高兴。可当他扭头和虎军说话时，颊上却堆起了两朵勉强的笑容：

虎军，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吃住条件不好，读书也不方便，再说你还得给爷爷奶奶做伴呢！

虎军的眼泪夺眶而出，他不顾一切地大声喊道：

你乱讲！村里人都说你当包工头发了大财，在深圳买了好几套房子，还有别墅！我晓得你为什么不让我去，因为你怕那个婊子崽！

王有财脸上的笑容倏地消失了，他举起巴掌就要劈下去。这时秀芬猛地将虎军拉到了一旁。

虎军，今天是大年夜，不要和爸爸怄气。村里人说的话你不要相信，他们眼红爸爸做事，晓得啵？快吃饭吧！

秀芬的声音中有了几分哀求。这时奶奶也来帮腔，给虎军夹了个大鸡腿，说是吃了可以考100分。

虎军先是捂着耳朵不要听，听到这儿。他放下双手，狠命地推了妈妈秀芬。

就是你没用，什么都听他的！你要有本事，把我带到深圳去！

虎军的话显然戳到了秀芬的痛处，她捂着嘴失声痛哭起来，薄薄的肩膀一抽一抽的，仿佛受了委屈的细妹。虎军不知道妈哪来那么多眼泪，从他懂事起妈就一直在哭。虎军有时想妈妈了，妈妈浮现在他脑海里的形象就是眼前这副低眉顺眼、逆来顺受、可怜又可嫌的样子。

大年夜的，你号丧啊！不要哭坏了我明年的彩头！

王有财猛吼起来，秀芬的哭声立即结成了冰，在她喉咙里挣扎，发出沉闷的响动。虎军看着爸爸和妈妈，脑子一片空白。

他真的很纳闷，不知爸妈以前相处时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他们在一起不愉快，两个人又为什么要结婚呢？还有，妈妈宁肯舍弃自己也要跟着爸爸，其实爸爸这些年根本不需要她，爸爸在深圳和杨水仙住在一起。妈妈忍气吞声地伺候着爸爸，去年又生下了一个小妹妹薇薇，可这并没有留住爸爸的心。爸爸对小妹爱理不理的，刚半岁就要妈妈把她送回老家。后来爷爷不肯，说两个老人光管虎军就够呛了，再来一个小的，虎军非废了不可。要么，他们就得把虎军带到深圳去，结果爸爸还是选择了妹妹。这也是虎军今天对他发难的原因之一。

崽，你莫气爸爸吵，有话好好讲。

秀芬脸上还挂着泪，这边立马开始讨好王有财。一声呼啸顿时冲破了虎军的喉咙：

我讨厌你们！讨厌！

虎军伸手把桌上的碗筷扫到地下，然后在饭碗清脆的破碎声，爸爸的骂声，妈妈、奶奶的喊声中，一头扎进了浓稠的夜色里。

半天云村不大，四十多户人家散落在绸带一般的小河边。两边是起伏的山峦，树木非常茂密，映得云彩和河水绿莹莹的。由于海拔较高，山上常年白雾蒸腾，颇像蓬莱仙境，估计这也是“半天云”村村名的由来。早年间半天云村非常贫困，因为山上地无三尺平，仅有的一些田也都是冷浆田，村民们终年劳作，却一年只得半年粮，剩下半年还要瓜菜代。好在后来改革开放了，有些文墨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其中王有财发展得最好。他脑瓜活络，酒量奇大，善于处理各种关系。最关键的是他不怕死，做什么事都横得下一条心，加上胆大心细、富有谋略，十几年间竟成了远近有名的王老板。王有财成为“王老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路。他找到早年间下放在半天云村、因为斗殴被大队抓走，由于半天云人的保护最终幸免了牢狱之灾、返城后借浦东开发之风成了亿万富

翁的上海阿拉牯朱有旺，让他捐了二百万元，他自己再捐助和筹集了二百万元，修了一条从梨花墟到半天云的公路，又找到深圳的相关企业，让他们赞助村里建了两栋校舍，从而结束了半天云村不通公路、没有学校的历史，他自己也因此成了全县闻名的大能人，在半天云村更是得到菩萨一样的尊崇，乃至虎军和爷爷、奶奶也一并受益。

但是，这些在虎军看来都是不值一提的狗屁事情。有时他甚至恨爸爸开通了村里到梨花墟的这条公路。因为听唐春晓老师说，邻村因为不通路，全村的人受到县里的关照，整体搬迁到梨花墟旁边的扶贫移民安置点去了。那多爽啊，墟上有五家游戏机室，随时可以去玩，哪像这该死的半天云村，看到心里就烦！

这会儿走在路上，虎军心头火蓬蓬出，脚步重重的，踩出了一连串的“噼啪”声。路面受痛地回应着，身前身后的便似有好几人在走，让虎军有些发憷，仿佛自己正走在网游“寂静岭”的街道上，到处一片死寂。为了驱赶心中的恐惧，虎军在脑海中翻出了白日时半天云村的样子，一片绚丽的色彩蓦地涌至眼前。只见自家那幢小洋楼帽子似的冒了出来。那外墙上贴着的粉蓝色马赛克仿佛仙女的珠贝，在太阳下熠熠闪光。这是爸爸发财后为家里建起来的新房，上下四层楼，屋顶的阳台还莫名其妙地搭起了一片席子般的顶盖。水泥院坪上用石头砌了桌凳和花坛，外围是二人高的石头墙，墙头上插着尖利的玻璃片，看上去像漂亮而奇怪的班房。村里人都说这房子好，等他们攒够钱后，也一水地建起了虎军家这种小洋楼。虎军数了一下，全村共建了十八座新楼房。这些贴着淡黄、嫩绿、浅红、粉蓝马赛克的楼房像一块块华丽的积木，在绿树丛中格外耀眼。煞风景的是人们不舍得把贴在新楼边上的老屋拆掉，所以那些和破旧瓦屋站在一起的新屋因此显出了几分怪异。更怪异的是因为新房的主人大多出去打工了，房子无人居住，终年门窗紧闭，房前屋后有的渐渐长出了蒿草，看上去有些鬼气。它们分布在虎军的记忆里，仿佛游戏中的场景，让他常常产生一种错觉和幻觉：这真的是半天云村吗？

虎军有时不明白这个世界为什么变成这样，就像他不明白父母为什么会变成现今这样一样。虎军记得奶奶讲过，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成人以后就开始苦恼了。那么他现在开始苦恼了，也就意味着他成人了，否则他怎么会在大年夜跑出来？

其实在晚饭之前虎军一直还是很愉快甚至很亢奋的。因为爸妈出乎他的意料回来过年了，妈妈给他买了好多新衣服、新鞋子和各种各样的零食，爸爸带了台手提电脑回来，这让虎军在半天云村的细鬼中顿时有了至高无上的威望。爸爸大方地把电脑放在了虎军的房间，虎军不客气地叫了十来个男女同学，向他们展示电脑的奇妙，虽然用网卡上网不怎么顺畅，可虎军还是异常开心。他希望爸妈过了元宵再走，爸妈原本也是这样打算的，哪知吃晚饭时爸爸却说他初一上午要赶回深圳，气得虎军满身的鲜血往头上

涌，两眼潮乎乎、红丝丝的，险些当场哭了出来。他不愿意和爷爷奶奶住在半天云。尽管爸爸把房子建得宽敞漂亮，为了联络方便，还给家里装了电话，甚至在今年上半年给虎军配了手机，妈妈也会经常打电话回家。可这些有什么用呢？父母不在身边，他心里常空落落的。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只能管他穿衣吃饭一类的生活琐事，其余就谈不上话了。失去管束，倍感孤独的虎军像匹野马，只要一放学，就领着村里的南瓜、多多、苦娃一帮人呼来啸去，摘瓜逗狗、爬树上房，渐渐地野出了名。有段时间他们热衷于挖别人家的笋，挖了之后放在山上晒，晒了还好好地搁在人家门口，挨了老人不少骂。蕃葫成熟时，他们偷偷地将底部的蒂取下，塞几块石头到蕃葫肚子里，然后再把底部的蒂安上，收到“石头蕃葫”的人家又得骂上一场。后来玩这些不过瘾了，他们开始抓鸟吃，险些儿引起山火。无聊时他们甚至假扮黄鼠狼，去偷苦娃奶奶养的鸡，原因是她的鸡养得太漂亮了，毛色油光水滑，令人想起那肥美的肉质，他们明知这样做对不起苦娃奶奶，可还是忍不住偷了两只母鸡，用湿泥巴糊上，丢进火堆里去烧，等到有香味飘出时把鸡扒出，剥掉泥巴，味道好极了！

这会儿虎军走在暗黢黢的村道上，听见身后传来妈妈隐约的喊声，他有些后悔自己走前没有把碗里那两只鸡腿拿走。自从那次瞒着苦娃偷了他奶奶的鸡后，虎军一直觉得自己欠了他的情。苦娃的父母在广州开水店，生意不好做，加上大前年生了三胞胎儿子，已经五年没有回来过年了。他们倒是寄了十几张孩子的照片回来，孩子们个个打扮得花团锦簇的，村里人说那是苦娃奶奶天天求神拜佛积了德，老天终于开眼了，送了三朵白花^①给她。这一带的人迷信神汉神婆，只要不顺心，多半会到后山的观音庙中烧香求签。苦娃奶奶长年吃斋，经常带着苦娃到庙里去帮工。虎军无聊，也跟着去了两趟。去年秋天他陪苦娃和他奶奶到庙里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苦娃奶奶指着自己的额头高兴地说：你们看看，我是不是新长了两根黑头发？菩萨托梦给我，说苦娃的爸妈要发大财了，我那三个孙子以后都会做大官、发大财。菩萨还说啊，苦娃长大了会当将军。我呢，要返老还童喽！

苦娃奶奶那次笑得好开心，这是虎军第一次看见她那么高兴。尽管苦娃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但他平常很少去苦娃家，因为苦娃的奶奶脸永远黑得像锅底，对谁都没有好脸色。有时离他家还有几十米远就能听到苦娃奶奶的骂声，好像她干瘦的身子里藏着一个大气泵似的，骂起人来底气十足。也正因为如此，他那天被苦娃奶奶的笑脸给迷住了。原来苦娃奶奶笑起来也是蛮可亲的咧！

① 白花：赣南客家算命先生的术语，指男丁。红花指女孩。

苦娃，你在哪里？还不赶快回来！

虎军正胡思乱想着，一阵骂声随着山风荡过来，他疑惑地停脚四周望了望。心想大年夜苦娃难道也和自己一样跑出来了吗？这也太巧了吧？苦娃可懂事了，对奶奶非常孝顺，虽然他奶奶老是骂他，可苦娃从不顶嘴。平常放了学还会帮奶奶煮饭炒菜，他炒的菜很好吃，苦娃说他初中一毕业就去学厨师，到时去广州打工，他能挣钱了，父母也就不会赶他走了。按理说这个大年夜他应该在家帮奶奶做事啊！

虎军想不出苦娃和奶奶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非得今晚跑出来不可。要不他也和自己一样，生他爸爸妈妈的气？苦娃的父母生三胞胎弟弟以前一年还会寄两千多块钱回家，可自从生了三胞胎以后，用苦娃奶奶的话来说，他们苦得“多多跌”，自己糊口都不够，苦娃就扔给他奶奶抚养了。好在苦娃奶奶身体还好，种菜喂猪养鸡的，加上把田租给了同村的大壮，能得一些口粮。苦娃脑筋也活络，经常从镇上的烟草加工厂取烟叶回来，课余时间将烟叶摸顺压平后一斤能得一毛五分钱，苦娃和奶奶一个月能摸十四五块钱，两人的日子这才撑下来。苦娃身上也因此终日漾着烟草味，好像他是个老烟客似的。唐春晓老师起先以为他偷着抽烟，有一次在课堂上批评了他，苦娃委屈得流了眼泪。唐春晓后来知道情况了，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向他道歉，苦娃心里这才舒泰了一些。

苦娃，老师批评错了，你要老师怎么补偿你？课后唐春晓真心诚意地问苦娃，苦娃想了想，说，唐春晓，我有半年没吃过肉了。我想吃肉。

当时虎军就站在唐春晓身旁，他看见唐春晓的眼圈红了。第二天，唐春晓送了两斤猪肉到苦娃家，把他乐得跟什么似的。虎军家经常有肉吃，他体会不了苦娃的“柴”。苦娃昨天高兴地说大年夜他奶奶会宰一只三斤多重的大公鸡，就两个人吃！苦娃当时说这话时口里流着涎，心花怒放的样子。虎军觉得他就算生父母的气也没有理由放弃这顿美味，除非发生了特别的事情。

虎军一边猜着，一边小跑着往苦娃家赶去。他转过一道小河湾，正要岔上通往苦娃家的小路时，突然听见一阵压抑的哭声，浑身的汗毛立时炸起，心想这个大年夜真是活见鬼了，自己跑出来不说，苦娃也没在家，眼下还有人哭得跟个怨鬼似的，村子里的人到底怎么啦？

小满，你别哭了，晚上哭会惹犯^①的。大年夜这样哭多不吉利啊！

话音未落，两个黑影从树丛中闪出来，虎军兴奋地朝他俩扑过去：

^① 惹犯：赣南客家人的一种迷信，认为人若在上山哭，会给鬼怪听到并附身，从而让人生病，甚至丢掉性命。那附体的鬼怪就是“犯”。

苦娃，原来你在这儿呀！小满你怎么啦？

虎军掏出爸爸给他的新年礼物，一款摩托罗拉的手机，赶忙掀亮了按钮。炽白的荧光中他看见披头散发的小满哭得眼如烂桃，一旁的苦娃手中抓着一只大鸡腿，满脸的不平与同情。

她妈妈谈恋爱了，那男的要小满妈妈留在他家过年，小满妈妈就让小满回家。

小满还在抽鼻子，苦娃只好代她说。苦娃平常很懂礼貌，以往说到小满妈妈总是称之为“彩画婶婶”。现在一口一个“小满妈妈”，明显是对彩画婶婶有意见。

啊，有这种事儿？小满，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虎军满脑子都是问号，同时觉得现在的大人都疯了。小满爸爸出车祸去世以前，彩画婶婶是多好的一个人哪，脾气好，人又勤快，对小满宝贝得不得了，但自从五年前成了寡妇、到省城南昌打工后，她整个人就变了。从前的彩画婶婶人虽然像名字一样好看，衣裳却穿得素净，脸上也是自家的眉毛眼睛嘴唇，可在省城待了两年再回来，那张脸变得不像爹妈给的，黑的太黑、红的太红，还整日打扮得花里胡哨的。有一年她夏天回来，虎军还看见了她的奶沟。最让村里人受不了的是她把头发染成了黄色，打着卷，玉米穗一样披下来，好像她的脸见不得人，必须遮着挡着似的。再就是她身上搽的香水太浓，只要她在哪个地方站久一点，那地方的蚊子苍蝇肯定都给熏死了。她的声音也从往日的银铃变成了糖串子声，黏糊糊、软塌塌地糊在耳朵上，捂得人半天听不清。

村里有些人说彩画婶婶在城里做“鸡”，她们讲这话时眼神里含着鄙夷，平日见了总是穿得簇新的小满也没什么好声气。小满曾经在虎军和苦娃面前咒骂过那些翻撩嘴的妇娘人。小满骂起人来可厉害了，轻轻的一句话从她舌间吐出，细白的牙齿就会在人名上咬下一条深沟。

虎军，你讲我妈的良心是不是给那个男人偷吃了？她五年只在家里过过一次年，这次好不容易接我到省城了，我还没住到十天，她就鬼迷心窍，出一千块钱包车把我送回了这个狗屁地方。你晓得我是什么时间回来的吧？今天上午哎，大年三十了，她狠得下这个心！我大伯和菊花婶见到我时眼睛差点像跳棋一样跳出来了。他们听说我妈给了包车司机一千块钱脸黑得像锅底，菊花婶一直在骂我妈，说她瞎了双眼，给司机那么多钱，一年付给她的钱还不到五千，还要管我的吃住学习，菊花婶说她以后不管我了，让我一个人回家住，所以，所以……

彩画婶婶走后，小满寄住在她大伯有仁家里。有仁大伯生了两个女儿两个儿子，生活不好，小满在她家老挨骂。以前讲到菊花婶不待见她时她更多的是气愤，不像现在这么伤心。

我，我怀疑——

小满哽咽地说到这儿，忽然压低嗓子，表情神秘地看着苦娃：苦娃，我怀疑我和你一样，是爸妈买来的！

什么？你说我是买来的？哪个跟你哇的？

苦娃猛地扭住了小满的胳膊，声音好像陡然吹胀的气球，只要手指轻轻戳过就会破一个大洞，喷射出怒气来。

虎军揪断了手机的照明，四野立即恢复成混沌的黑暗，他不想看苦娃气急败坏的模样。再怎么说明晚还是大年夜嘛，上村已经有人在放爆竹和烟花了。爆竹声欢腾热闹，仿佛大山在拍巴掌嬉戏。烟花炸开前的呼啸在虎军听来像一个人疼痛时凄厉的嘶喊，那一朵朵短暂而绚烂的烟花也就洒出浓浓的寂寞来。

我妈讲你不是你爸妈生的，那时候他们不会生孩子，花两千块钱买的你，让你帮着开怀，引崽儿来。

小满眼皮肿胀，肯定没看见苦娃惊怒的表情。她满不在乎地转述着彩画婶婶的话。苦娃鼻子里哼了声，说你妈就会讲鬼话。我要是买来的，上次生病我妈还会卖牛给我治？你不记得了，前年我下河搞水差点浸死，我奶晓得后哭得眼睛都快出血了。

是呵，苦娃的妈妈好疼他的，每年都会给他寄衣服鞋子，不是亲生的哪有这么好？

虎军给苦娃帮着腔，疑云却笼罩了他的脑海，因为他突然想起奶奶和爷爷也曾嘀咕过这件事。他本想告诉苦娃的，后来却忘了。

小满，下次你妈回来了告诉我，我要她当面讲清楚！

苦娃的声音里带上了恼意，如果是白天，可以看见他额角的青筋像蚯蚓似的在轻轻地跳动。

好啊，你自己去问。反正我不是我妈生的。哼，我不理她了。哎呀，我肚子饿了，苦娃，你刚才拿的那只鸡腿呢？

一想到饿，小满立马恢复了她原有的活泼。苦娃转着身子找了半日，虎军扑哧一笑，心想这两人都是憨包，自己尽管细嚼慢咽，可到底还是有声音的，他们怎么就听不见？可以肯定苦娃刚才气蒙了，不然怎么会连自己手里的鸡腿被抽走了也不晓得？他正得意着，小满回过神来，一掌拍在他肩上，气愤地喊起来：虎军，你个好吃鬼，吃独食要烂舌头的！

哎哎，今晚是大年夜，不能骂人哦！哎呀，真好吃！

虎军嚼巴着嘴唇猴他们。苦娃突然奇怪地“嘘”了一声，说快听听，谁的肚子响成这样，敲鼓一样呐！

三人不吭声了，静谧中果然听见几句悠长的鸣声，好似秋虫的吟哦。小满失声先笑起来，接着虎军也咧嘴乐了。苦娃报复性地说：小满的肚子里住了打鼓佬啊！笑死人。

小满才不在乎呢，她笑得更欢了，一边笑一边说，还是这里好玩，省城一点意思也没有。我妈早出晚归，就我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有时下楼走一走也没有伙伴玩，烦死了。老实讲，她不赶我我还想回来呢！

虎军嗤了一声，你别说大话了，你要真想回来，刚才哭出那么大的一个猪尿泡干什么？

我想回来跟我妈赶我回来，那可不一样。我妈只想讨好那个死胖子，她根本不管我乐不乐意她去那个胖子家过年。你晓得啵，那个胖子娶过三个老婆，有四个卵鬼。我妈过去就是给他们当保姆的！

小满越说越气，满腹委屈挤得声音尖利刺耳。

苦娃忽然叹了口气，要虎军和小满猜猜，如果他真的是买来的，这会儿他的亲生爸妈会不会想他。

噢，你相信小满的话了？上次她还说我爸是玉皇大帝呐。你别信她的话，她们妹子人的舌头会开花，再说你就是买来的，这会儿你亲爸亲妈也不晓得你在这里。

虎军说着扭头看了看自家的房子，只见门楼前的那盏灯贼眼一般亮着，反衬出周遭浓浓的黑暗。他不晓得年夜饭收席了没有。想到今晚与那些好吃的东西无缘，心中不免难过，同时更怪爸妈不把自己当回事，自己跑了就跑了，他们也不来找我，这叫什么爸妈呀？

哎，听说梦圆的爸爸回来了，还给她们买了新衣服、新书包。虎军、小满，你看见她没？

苦娃不再想那个让他苦恼的问题了，眼前闪出梦圆的笑脸来。他和梦圆要好，今晚这种特殊的聚会缺了梦圆让他有些记挂。

没看见。哎，我们今天就这样过年啊？苦娃，到你家去吃鸡好不好？

虎军惦着那顿饭和苦娃奶奶的那只鸡，咽口水的声音非常响亮。

小满立即大声地叫好，拽着苦娃催他快走。

正在这时，几点闪烁的灯光飞速地往桥头汇拢，同时伴随着急切的呼唤。三人正想着是不是要躲时，秀芬、菊花婶和苦娃奶奶已经围了上来。

小满，你再这样我可管不了你，让你妈把你接到城里去。她不有本事吗？菊花婶的声音因为愤怒而粗壮成一把镰刀，大喇喇地将夜色割出了一道口子。苦娃的奶奶听不过去了，轻声地劝着菊花婶：

菊花，你就别再讲她了，今天是大年夜呀！接着口风一变，弓声让苦娃跟自己回去，然后拉了苦娃就走。

秀芬一直安静地看着虎军，这时才伸手搂住虎军的肩，柔声地让他回去吃饭，因为大家都还在等他。

细鬼们的喉管立即像坠满谷粒的禾秆，在这言语的激雨和年夜饭的诱惑中虚弱地倒伏了。三个小小的身影在桥头兵分几路，跟着各自的家长默默地往家走去。